

中图分类号: I6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634(2010)02-0083-(07)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女性的古希腊原型

张薇

(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 文学自神话而来, 莎士比亚深受古希腊文化的浸润, 他的四大悲剧中的女性形象既来源于现实, 又脱胎于古希腊神话, 是古希腊神话的移位, 在置换变形的过程中保留了原本的东西, 又演绎了时代发展后的新构建, 体现了莎士比亚独特的艺术想像。文章选取 5 位典型的女性代表来探讨古希腊神话原型在莎翁四大悲剧中的显隐。

关键词: 莎士比亚; 四大悲剧; 女性形象; 古希腊神话; 原型; 显隐

原型总是在文学作品中若隐若现, 它左右着作者灵感的喷发、思想的发散和布局的架构, 影响着作品主题与人物的走向。用什么样的原型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作品追求什么样的艺术目标。众所周知, 乔伊斯套用《奥德赛》的结构和人物原型, 意在用古代西方人的崇高和坚贞来对照现代西方人的猥琐平庸和荒淫; 福克纳借用《圣经》中基督的几个节日, 意在用基督的神圣来衬托现代人的卑微、低下、庸俗。莎士比亚的作品除了用《圣经》原型之外, 较多地运用了古希腊神话原型, 无论是主题原型、人物原型都是对古希腊精神的推陈出新。

莎士比亚为什么对古希腊神话情有独钟, 把它作为创作的源泉和高级模仿的蓝本? 首先, 莎翁的时代正值文艺复兴, 随着“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稿, 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 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古代”,^[1](P389)] 西方人重新发现了辉煌灿烂的古希腊文化, 他们狂喜、赞赏、崇拜, 在这股“希腊热”的浪潮中, 无论是哲学还是文学艺术, 都热衷于传承古希腊的思想和情感, 莎士比亚是浪尖的弄潮儿,

他的作品深深打上古希腊神话的烙印。其次, 希腊神话故事反映了人类的共通性, 其人性和社会问题与文艺复兴时期有惊人的相似性, 隐约地依托古希腊神话再创新的艺术世界, 这不失为一个高明策略(关于这一问题, 我在《暴风雨》中的古希腊神话原型》一文中也有所论述, 见《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6期)。但莎翁戏剧的这一特征不被人们关注, 只有国内外少量的学者发表了一些看法; 而前代评论家对莎士比亚的喜剧人物原型比较关注, 特别是加拿大学者弗莱, 笔者却认为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同样可以寻觅到潜隐着的神话形象, 一些女性是古老神话中的某一位姐妹的现代版, 也可能是几个人物的综合体, 活生生地展现在舞台上, 引发后世观众的唏嘘感叹。

本文探讨莎翁四大悲剧中有典型特征的女性的古希腊神话原型。需要说明的是: 莎士比亚笔下的这些人物形象都意蕴丰富, 潜在的艺术来源不止一个, 在她们的背后往往有若干个希腊原型, 并不是单一的, 用弗莱的话说: “原型是一些联想群 (associative clusters), 与符号不同, 它们是复杂可变化的。”^[2](P102)] 因此,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将看

收稿日期: 2009-01-15

作者简介: 张薇 (1964-), 女, 江苏南通人, 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到几个希腊神话人物共同构成莎翁的艺术形象。

一、献祭的女子:苔丝德蒙娜

苔丝德蒙娜是奥瑟罗美丽纯洁的妻子。威尼斯不少男人对这娇弱的少女倾倒,甚至洛特力戈(威尼斯绅士)甘愿为她散尽千金、命亡剑下。但她却出人意料地与一个“厚嘴唇的家伙”,“粗野的摩尔人奥瑟罗私奔了。最终因旗官埃古的挑拨,轻信忠厚的奥瑟罗怀疑忠贞的妻子出轨而亲手扼杀了这位“圣洁的女郎”——“神圣的苔丝德蒙娜”。

这个人物的原型之一是“甘愿走上祭台的少女”。苔丝德蒙娜的爱是顺从的,既像基督教所要求的妻子对丈夫的顺从,又如同款款走上祭台的少女们,她们甘愿为了国家和民族服从她们的命运,通过结束自己的人生来开启别人的道路。苔丝德蒙娜对奥瑟罗的顺服贯穿始终,她面对父亲的阻挠,表明服从丈夫的决心,当奥瑟罗因手帕事件起了疑心而发怒时,她绝对相信自己的丈夫不是多疑善妒之人:“我想在他生长的地方,那灼热的阳光已经把这种气质完全从他身上吸去了。”(第三幕第四场)奥瑟罗当着罗陀维科的面打她时,她仍然顺从,不愿惹夫君生气。面对奥瑟罗无理的斥责,苔丝德蒙娜依旧痴情:“我是那么喜欢他,即使他的固执,他的呵斥,他的怒容,……在我看来也是可爱的。”(第四幕第三场)苔丝德蒙娜的爱如同祭物的真正意义:甘心献上所有,绝无后悔。“我的大胆行为可以代我向世人宣告,我因为爱这摩尔人,所以愿意和他过共同的生活;我的心灵完全为他的高贵的德性所征服……我已经把我的灵魂和命运一起呈献给他了。”(第一幕第三场)苔丝德蒙娜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谁也没有干;是我自己。再会吧;替我向我的仁慈的夫君致意。啊,再会吧!”(第五幕第二场)苔丝德蒙娜,谁能为她的献祭而动容呢?

希腊神话中第一位献祭的少女是玛卡里亚(Makaria),她是赫拉克勒斯与得伊阿尼拉(Deianira)所生的美丽女儿。她得知一道不祥的神谕使全城人面临巨大的威胁:只有献出一个出身高贵的少女,雅典才有希望得救。玛卡里亚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到国王面前表示愿意做这个祭品,请求把她带到应该作牺牲的地方去,像装饰一个作

牺牲的羊一样给她戴上花环。

第二位少女是阿伽门农王和克吕泰涅斯特拉所生的可爱女儿伊菲革涅亚(Phigeneia)。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Artemis)恼恨阿伽门农的渎神行为,因此要求阿伽门农将亲生女儿祭献给女神,否则他们的军队将无法通行。伊菲革涅亚得知后毅然决意去死,她要解救希腊,“我自愿献身,牺牲我,毁灭特洛伊,这便是我的纪念碑,是我的婚礼盛宴。”^{[3](P258)}

第三位献祭的少女是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司被俘的女儿波吕克塞娜(Polyxena)。战争结束后,希腊人决意把特洛伊全部战利品中最珍贵的和最好的献给伟大的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s),人们的目光都转向美丽的波吕克塞娜。面对被献祭的命运,她毫无畏惧。波吕克塞娜曾在城墙上好几次看到战斗中的阿喀琉斯这位伟大的英雄,尽管他是她的人民的敌人,可他那神一般的身躯和威武强壮已使她从内心产生爱慕之情。波吕克塞娜从被俘的女人中间跳了出来,握住一把锋利的匕首,一言不发就刺进自己的心脏,随之她倒地死在阿喀琉斯的祭坛前。

这个人物的原型之二是随夫私奔的美狄亚(Medea)。在强调美狄亚强烈的情感时,人们很容易忽略她最初的少女情怀。她被爱神厄洛斯的箭所射中,疯狂地爱上了伊阿宋。她背叛父亲,不顾少女的名誉随爱人到希腊去,把自己的人生托付给曾经盟誓的伊阿宋,为了顺利出逃不惜杀害了自己的兄弟,远离自己的祖国。苔丝德蒙娜也是这样,把她的责任、美貌、智慧和财产,全部委托给一个到处为家,漂泊流浪的异邦人,“不怕人家的笑话,背着尊亲投奔到……丑恶的黑鬼的怀里”(第一幕第二场),为情而终。

私奔出逃的美狄亚和苔丝德蒙娜,因为相信狂热的爱情,一个遭遇了丈夫的背叛与亲手杀害儿子们的惨痛,另一个则被自己的丈夫扼杀在床上,而她的婚事成为自己父亲致死的原因——悲伤摧折了他的衰老的生命。违背父母意愿嫁与她们天性截然不同的异邦人的女性都只能以泪收场。苔丝德蒙娜的生活原型,意大利故事《威尼斯的摩尔人》中的苔丝德蒙娜在临死前哭泣着对旗官的妻子说:“只怕我已成了一个榜样,好教年轻的姑娘别违反父母的意愿。意大利的闺女看到我落到这光景,也好知道:万不能嫁给外邦人——

那天性、人情、生活方式和我们截然不同的女人。^{[4](P174)}不合世俗的选择种下了惨剧的祸根。

这个人物的原型之三是忠贞的女性珀涅罗珀。珀涅罗珀 (Penelope) 是俄狄修斯 (Odysseus) 的妻子,像阿尔忒弥斯和阿佛洛蒂特一样美。俄狄修斯出征特洛伊到最终归来的 20 年间,她始终为其守贞,对付上百个求婚者,珀涅罗珀是古希腊神话中忠贞的化身,在文学批评中专有珀涅罗珀情结 (Penelope Complex) 一词。与此相似,苔丝德蒙娜忠于奥瑟罗,主动请缨与他一同出征赛普勒斯,爱情忠贞,死而无憾。

在肯定和赞美苔丝德蒙娜美德 (忠贞、忍让、温柔贤淑、痴情) 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剧本反映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苔丝德蒙娜所处的社会地位与古希腊社会妇女的社会地位何其相似,命运完全操纵于男性的手中,依从父权夫权的要求,必要时甚至献出生命。“古希腊妇女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广大妇女被排斥在城邦的公共生活之外。在政治上,古希腊妇女无权在公民大会上发言、投票,也不能参加公民大会。她们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能担当民众法庭的陪审员和城邦的管理和行政职务,因而没有任何积极的政治权利。在法律上,古希腊妇女没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在教育上,古希腊妇女与男性相比明显地处于劣势地位。除了母亲教给的治家之术以外,她们很少有机会像男性公民一样受到识字、修辞等文化教育。”^{[5](P75)}由于缺乏应有的教育和社会活动,过着相对封闭式的生活,或在闺房,或相夫教子,于是女性逐渐地显出见识短,没有思想,没有主见的迹象。德国莱比锡大学古典学教授汉斯·利希特在《古希腊人的性与情》中列举了《荷马史诗》一段小故事,以说明古希腊妇女的地位,珀涅罗珀出面对付无赖的求婚者,可是,“她儿子对她说‘回到你的宫闱做女流之事吧,纺线织布,或是让侍女们做做针线活;但发表意见是所有男人的事,是我的事,因为我才是这里的主人’。她很诧异,但顺从了他。”^{[6](P21)}在体贴母亲爱护母亲的表层下面,我们看到古希腊社会是男人说了算的社会,对女性来说,父亲不在,听丈夫,丈夫不在,听儿子,女人被彻底地排除在外,没有话语权。历史的积习从古希腊一直延续到莎士比亚时代,在男性的眼光中,苔丝德蒙娜式的女性是男人们最喜欢的女性,他们就是欣赏这种美丽又温顺,忠贞又痴情

的女性。

二、执拗的孝女:考狄丽娅

《李尔王》中的考狄丽娅以真诚孝顺而闻名,她不虚伪,不愿像两个姐姐一样违心撒谎,可惜如此真心赤诚的考狄丽娅却被昏庸的父王剥夺财产继承权,远嫁法兰西。但是不公平的待遇并没有挫伤考狄丽娅的孝心,她仍然执拗地爱父亲,为父亲报仇,讨伐两个忤逆的姐姐,为此她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她有点拗劲儿,而这点瑕疵正是父亲的遗传。”^{[7](P125)}

她的原型是孝女安提戈涅 (Antigone)。海涅曾把安提戈涅称作考狄丽娅古代的姊妹。安提戈涅是俄狄浦斯的大女儿,当俄狄浦斯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后,他的内弟摄政王和两个儿子都毫不留情地驱逐了失明的老国王,只有安提戈涅跟随父亲放逐,为失明者引路。她赤脚踏涉,忍饥挨饿,和父亲一起饱受日晒雨淋,尽管留在哥哥的家里她会受到无微不至的照应,但她宁愿陪伴苦难的父亲。在神话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安提戈涅从来没有为自己考虑过,她一心一意关心父亲和兄长。法兰西尊贵的王后——被李尔王驱除的考狄丽娅,放弃皇宫中的安逸生活,亲身远赴战场解救曾放逐自己的父亲,考狄丽娅纯洁的心灵、温柔的苦楚更加让人怀念远古的安提戈涅。

在《李尔王》一出戏中,我们看到俄狄浦斯自戕后发生的一系列事的再现:李尔王不顾后果地递交权杖分发财产,最后沦落为赤条条的两足动物,犹如俄狄浦斯刺穿自己眼珠自愿被放逐荒山;爱特门、吕甘、贡纳梨对待父亲的冷酷自私,就如同克瑞翁、波吕尼刻斯、厄特俄克勒斯将行乞的棍子塞入俄狄浦斯的手中,把他逐出忒拜王宫一样。而我们“善良的好公主”,“考狄丽娅缄默的温柔立刻感动了我们,那现代的安提戈涅,她的诚挚更胜过她古代的姊妹。”^{[7](P125)}

三、更换温床的王后:葛特露

葛特露是哈姆莱特的母亲,老哈姆莱特和克劳狄斯的妻子。老国王去世后一个月,她就下嫁给新任国王——篡位者克劳狄斯。

葛特露的原型之一是“作为不忠的妻

子”——克吕泰涅斯特拉、海伦。与葛特露的遭遇最相似的是克吕泰涅斯特拉,她与埃癸斯托斯同居,犯了通奸罪。虽然哈姆莱特斥责母亲的行为已使贞洁蒙污,使美德得到伪善的名称,但通读全文,我们相信葛特露还没有堕落到同克吕泰涅斯特拉一样亲自参与谋杀亲夫的罪恶中,她完全是个无辜的局外人。葛特露这一形象的塑造,与克吕泰涅斯特拉相比,显得不那么可恶。正因为这一点,《哈姆莱特》被诗人艾略特认为是“一个美学上的失败”。^{[8](P56)}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逻辑使他认为葛特露的形象“在心理上不够坏,从而在美学上不够好”,她因为缺乏“更明显的性堕落或者罪恶(比如参与谋杀)而使《哈姆莱特》缺乏美感。葛特露由于没有明显的在谋杀案之前就与克劳狄斯通奸的证据(如同克吕泰涅斯特拉那样),因此使得哈姆莱特对母亲的激烈反应变得不如俄瑞斯忒斯那样容易被理解。艾略特对《哈姆莱特》的解读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但是他分析的葛特露性格的弱点恰恰是她相对于克吕泰涅斯特拉的人性上的亮点。

古希腊神话中既美丽又不忠的代表人物是阿佛罗蒂特的宠儿——大名鼎鼎的海伦(Helen)了。她几次易夫,从年老的墨涅拉俄斯到英俊秀美的帕里斯,在帕里斯死后海伦又成为得伊福玻斯(Deiphobos)的妻子,最后又投回墨涅拉俄斯的怀抱。她的美艳使她命运多舛,成了神的摆布物,既遭人谴责又让人同情。

葛特露的原型之二是“作为乱伦的王后”——伊俄卡斯忒(Jokester)。“乱伦”在古希腊神话中的原型是伊俄卡斯忒,她无意中与儿子俄狄浦斯结婚并生育四个孩子,这四个孩子是俄狄浦斯的子女,同时又是他的弟弟和妹妹,他们在无意中犯下了违反自然和人类社会最神圣的法则的大罪,伊俄卡斯忒在悲痛中自缢身亡,披着一头蓬乱的头发。可以说,在乱伦者的自怨意识上看,伊俄卡斯忒比葛特露更明确自己犯下的错。

“外表上似乎非常贞淑的”葛特露被克劳狄斯诱惑,下嫁于他而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任何不妥,当克劳狄斯因谋杀戏《捕鼠机》发火,王后反而觉得难过而要教训哈姆莱特。也许是葛特露单纯的天性让她对罪恶没有意识:“究竟是什么极恶重罪,你把它说得这样惊人呢?”(第三幕第四场)直到哈姆莱特提醒她的失节行为——叔嫂通

婚,她才看见自己布满黑色的污点的灵魂。

她的原型之三是“作为袒护子女的母亲”——盖亚和瑞亚。希腊神话中充满着母性的大地之母盖亚和瑞亚,帮助受自己丈夫迫害的女儿起来推翻父亲。葛特露虽然投入克劳狄斯的怀抱,但最终还是不动声色地把儿子放在心中最重要的地位,不知不觉中帮助哈姆莱特完成了复仇大业。布拉德雷(Bradley)说:“葛特露有一种软绵绵的动物天性。……她喜欢幸福,像沐浴在阳光下的绵羊。”^{[3](P254)}温柔美丽的葛特露总是和颜悦色地对待别人,更不用说努力袒护自己的孩子了。当哈姆莱特想回威登堡去继续求学,葛特露说:“不要让你母亲的祈求全归无用,哈姆莱特,请你不要离开我们”;当哈姆莱特开始装疯卖傻时,葛特露可能是唯一一个真心想要知道他儿子病根的人,她担心她的“可怜的孩子”;看戏的时候她说:“过来,我的好哈姆莱特,坐在我旁边”;哈姆莱特与雷欧提斯决斗时,葛特露为哈姆莱特饮下毒酒替他而死,她以替死挽回了自己的失节,体现了母性的高尚无私。葛特露本质上是个善良的好女人,轻信和性欲的驱使让她犯了大错,结局的迷途知返、舍身相救弥补了她的重大过错。

四、雄性气质的女人:麦克白夫人

麦克白夫人向来以强悍残忍而著称,她宣称如有必要的话她敢于把自己正在吃奶的孩子的脑袋砸碎,她是谋杀邓肯王的同谋。她的原型之一是亚马逊女人(Amazon)。古希腊神话对亚马逊女人着墨不多但令人印象深刻。她们是勇猛善战的妇女族,居住在小亚细亚一带,她们成群结队地去作战。亚马逊的巾帼英雄不惧怕男人,她们把高大的英雄忒修斯当作客人。结果忒修斯强行掠走了美丽的女王希波吕忒,而希波吕忒到了希腊以后也愿意做一个英雄和优秀国王的妻子。在好斗的亚马逊女人的报复战争中,王后被投枪刺中身亡。在特洛伊战争中,亚马逊女人彭忒西勒亚(Penthesilea)带领一小队女英雄支援刚失去赫克托尔的特洛伊人。艳丽非凡的战神之女,好战的女王发誓要消灭希腊全军,并使战场上希腊人尸横遍野,但最终死于阿喀琉斯之手。

亚马逊女人的故事传达的信息和麦克白夫人很相似:

首先,她们都是具备好胜的雄性心理特质。勇敢的女王彭忒西勒亚临死前说的话:“现在要让你知道,一个女人远比你们两个(阿喀琉斯和埃阿斯)加在一起还要强大!”^{[9](P391)} 麦克白夫人多次强调她的性别意识,“解除我女性的柔弱,用最凶恶的残忍自顶至踵贯注在我的全身;凝结我的血液,不要让悔恨通过我的心头,不要让天性中的恻隐摇动我的狠毒的决意! 麦克白对自己的夫人充满敬佩的赞美:“愿你所生育的都是男孩子,因为你的无畏的精神,只应该铸造一些刚强的男性。”(第一幕第七场)

其次,这些作品中那些刚强的女人身上的女性意识恢复后,面临的只有死亡。当希波吕忒身上的女性特质战胜男性特质,愿意屈从夫君时,迎接她的是死亡。麦克白夫人在邓肯王惨案后,开始梦游呓语:“去,该死的血迹! 去吧! 一点,两点,……这儿还有一股血腥气;所有阿拉伯的香料都不能叫这只小手变得香一点,啊! 啊! 啊!”(第五幕第一场)女性脆弱的气质抬头,使她精神崩溃,自取灭亡。

她的原型之二是美狄亚。麦克白夫人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名言:“我曾经哺乳过婴孩,知道一个母亲是怎样怜爱那吮吸她乳汁的子女;可是我会在他看着我的脸微笑的时候,从他的柔软的嫩嘴里摘下我的乳头,把他的脑袋砸碎。”(第一幕第七场)这很容易使人想起杀子的美狄亚,虽然她下手的时候于心不忍,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让人觉得惊人的残酷,而这种狠心在别的情节中早已得到验证,美狄亚曾经为了逃离自己的国家,杀害兄弟,并把他分尸扔弃。相比较而言,麦克白夫人只是嘴上说说,而美狄亚真正付诸行动,并且决不反悔。

美狄亚作为一位敢爱敢恨、热情泼辣的太阳神后裔,在整部希腊神话的女性形象中尤为突出。本文不从道德观角度来论是非,仅仅就性格、形象来分析麦克白夫人与美狄亚的联系,才发觉前者身上也闪耀出太阳神后代独特的坚毅气质。麦克白夫人设计谋杀邓肯王,嫁祸于随从,用自己的见解和胆量一直催动麦克白的悲剧行动。

她的原型之三是克吕泰涅斯特拉。在冷静帮助丈夫策划弑君阴谋方面,麦克白夫人倒带有一些克吕泰涅斯特拉的气质。克吕泰涅斯特拉谋杀之前用夸张的尊敬说出一大篇赞美与祝福,并且

给予回归的阿伽门农一切可能的荣耀。这和麦克白夫人迎接邓肯王下榻府邸,心里却打着狠毒的算盘一样。接着克吕泰涅斯特拉安排丰盛的筵席,又是以女性独特的缜密与速度犯下杀死阿伽门农与卡珊德拉双重罪行。相比较弑君后,麦克白夫人一直帮助麦克白掩盖罪行,而克吕泰涅斯特拉立刻向全城长老发出挑衅的宣言,完全是一个魔鬼王后。

麦克白夫人及其原型都是对男性话语权的颠覆者,可以说,在男性拥有话语权的时代,她们不是英雄,而是可恶的女野心家、凶手、疯子、魔鬼。她们流露出无意识的对改变性别的渴望,对男性特征的羡慕。这种邪恶、凶残、变态的怪物形象有其存在的原因,根据吉尔伯特(Sandre M. Gilbert)和古芭(Susan Gubar)的研究成果《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中所述,“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被贬低为按男性期望和设计而产生的,囚禁在男性文本中的人物和形象。在这种传统中,理想的妇女是被动的、顺从的、无私的、奉献的和天使般的。而那些拒绝无私奉献、按自己意愿行动的、拒绝男性传统为她们设定的顺从角色的妇女则是魔鬼”。^[10]“麦克白夫人就是莎士比亚想像中的破坏男性社会中固有的秩序,拒绝男性传统为她设定的顺从角色的女魔形象。这一形象令人厌恶、恐惧、望而生畏。莎士比亚以麦克白夫人的疯狂致死告诫处于权力边缘的女人们不要觊觎男人的权力,否则性别角色就会发生错位,出现悲惨的结局。”^{[11](P123)}

令人愤愤不平的是:女性形象的塑造最终无一例外是为了凸显男性形象的强悍,美丽善战的亚马逊女人们都折服于男人,雅典娜和赫拉终究只能服从于宙斯。女人美好的一面用来衬托男人的高大,阴暗的一面用来担起男人们的罪名。于是,每个人都指着麦克白夫人说:“瞧,那个魔鬼一样的王后!”

五、命运车轮的策动者:三女巫

再没有比女巫的出现更能让人联想起神话与仪式的人物了。《麦克白》中三女巫一出场,观众们不得不倒抽一口冷气,仿佛可怕夜晚的女儿们——复仇女神们紧咬着人不放追赶而来。这三个女巫“用哑谜和有关生死的秘密和麦克白打交

道”(三幕五场),策动全剧任务的命运之轮,正如她们所说“美即丑恶,丑即美”,一场悲剧血淋淋地拉开了帷幕。

女巫的原型之一是“命运三女神”(the Fates)。^{[12](P179)}古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山上住着三位心如铁石的命运女神,她们司掌着神与人的命运,力量强大的万王之王宙斯也不例外。命运是古希腊神话中对绝对权力最有效的制衡。面对注定的命运,神和人都无力改变,俯首帖耳是唯一能做的。命运女神的记录簿里有每个人的生死线,她们以全知全能的视角安排了希腊神话中血腥的杀戮、英雄的覆灭。《麦克白》中三女巫的功能也是如此,在第一幕第一场,三女巫就率先上场,她们了解麦克白的性情,预知他一生的命运走向,吸引他来探询命运,让麦克白走向毁灭。

女巫的原型之二是“人生十字路口的女神”。女巫的出现对主人公的影响是选择性的,班戈对女巫的预言无动于衷,而麦克白听得入神,因为女巫的话激活了他内在的野心。女巫如同站立在赫拉克勒斯面前的恶德女神和美德女神,要他面对眼前的十字路口作出选择,麦克白选择了恶德女神,他放弃了堂堂正正做人的机会,跟着女巫走向罪恶的深渊。

正如海涅所说的,“莎士比亚就这样把古代异教的命运女神和她们可敬畏的咒语翻成基督教的东西,所以他的主人翁的毁灭不像古代的命数那样,是什么预定的必然,什么僵固的不可挽救的事情了,它只是那种用最精细的罗网将人心缠绕起来的地狱诱惑的后果,输给了撒旦的威力,输给了原恶。”^{[7](P114)}这又是一次神话原型的移位。

六、结 语

本文概括了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有典型意义的五位女性及古希腊原型,这些女性是在现实与神话双重语境下产生的,她们从神话的帷幕中走出来,活跃在现实生活的舞台上,神话是骨架,现实是血肉,剥离现实的外装,我们看到古老神话的身躯。苔丝德蒙娜、考狄莉娅是善的化身,她们秉承了古代的忠、孝之道,用生命抒写了人性美的篇章。葛特露是脆弱、人格有缺陷的代表,经历女性软弱迷途重又回归善的历程,以自我牺牲完成了赎罪。麦克白夫人与女巫是恶的化身,她们继承

了古代魔鬼的衣钵,泯灭人性,作恶多端。五位女性代表了优美、中性、邪恶三种类型,三种类型的女性从古至今从未消失过,古希腊神话元素渗透在四大悲剧中,我们在蒙受现实启示的同时,完全可以将她们还原到神话的世界中,这就是原型的显隐,在此,神话世界与现实世界合为一体,在双重世界中我们看到了悲壮的美。

几乎所有的悲剧研究家都说,莎士比亚没有直接研究过希腊悲剧家,莎士比亚的天才之处就是自然地表现了藏在原始萌芽中的戏剧潜力。四大悲剧的情节有的继承了古希腊神话的因素,有的则在莎士比亚天才的创作中添加了超历史的成分。本文暂且将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女性和与之如此关联的古希腊神话人物联系在一起,来说明莎士比亚对古希腊文学的继承和创新,也证明原型的显隐特征,原型在作品中像一股暗流,暗中推动叙述的河流朝着神秘莫测而又景象瑰丽的目标奔涌,透过舞台上的景象、剥去时代的包装,我们看到人类最原初最质朴的情态。

很明显,尽管提出莎士比亚没有能力研究古希腊罗马文献的学者很多,但莎士比亚深受古希腊文学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仅仅从现实性、社会背景视角出发,在莎士比亚的创作年代(主要是历史、政治环境)中去理解莎士比亚是不够的,另有一些神话、仪式或人类学(社会公共意识的那部分)推动了莎士比亚作品中理想化的,超越现实的那部分创作。莎评已经跨出莎剧本身,向下与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现实相联系,向上溯源于古希腊来文化以及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目前国内莎学界讨论莎氏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传承关系的著述未成,在这一领域有相当大的研究发展潜力。因此,本文从神话原型角度探究莎翁四大悲剧中女性形象的古希腊神话来源,试图为莎学的进一步发展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 [1]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M].
- [2] 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M]. 叶舒宪译.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 [3] 施瓦布. 古希腊神话故事 [M]. 刘超之, 艾英等译.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6.
- [4] 方平. 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 [5] 裔昭印. 论古希腊男人与少男之爱 [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07, (1).
- [6] 汉斯·利希特. 古希腊人的性与情 [M]. 刘岩等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7] 海涅. 莎士比亚的少女和妇人 [M]. 绿原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7.
- [8] 杨慧林. 诠释与想像的空间: 批评史中的莎士比亚与《哈姆莱特》[J]. 外国文学研究, 2006, (6).
- [9] 叶舒宪选编. 神话——原型批评 [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 [10] Sandra M Gilbert, Susan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Z].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11] 张冲. 同时代的莎士比亚: 语境、互文、多种视域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 [12] 希腊罗马神话词典 [Z]. 鲁刚, 郑述普编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Ancient Greek Archetype of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Shakespeare's Four Tragedies

ZHANG Wei

(College of Literatur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Mythology is the origin of literature. Shakespeare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ancient Greek culture.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his four tragedies not only originated from real life but also emerged from the womb of ancient Greek mythology. In this way, they displace it. In the process of displacement, something original is reserved, while new components are evolved that reflect the new spirit of a new epoch, thus embodying Shakespeare's unique imagination of the theatrical art. By selecting five typical female characters,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ancient Greek mythological archetype emerges and immerses in Shakespeare's four tragic plays.

Key words: Shakespeare, four tragedies, images of female characters, ancient Greek mythology, archetype, emerge and immerge

(责任编辑: 陈 吉)

(上接第 38 页)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the Implications of "Courage" as a Virtue in China and in the West

LU Yaohuai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09,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ideology in China, "courage" as a virtue should be defined as courage that shows knowledge and courage that displays benevolence. Not only must it be based on knowledge, but also it must be shown in acts out of kindness, following the doctrine of "propriety" and "righteousness". The specific functions of "courage" as a virtue may be summarized as: the "courage" with which one defeats one's enemy, the "courage" with which one overcomes difficulties, and the "courage" with which one practices self-discipline. Western thinkers define "courage" mainly in the light of reason, laws and decrees. Since modern times, courage as a virtu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And since the 9.11 incident, western thinkers have emphasized that courage can only be used in upholding a just cause. In our present Chinese society, we should both critically inherit the traditional connotations of courage as a virtue in China and absorb or draw on with a critical eye the positive interpretations of courage as a virtue in the West.

Key words: Confucianism, virtues, ethics, courage

(责任编辑: 江雨桥)